

Chomsky 标符理论及其原则解释力分析

陆志军¹, 何晓炜²

(1.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Chomsky(2013, 2014, 2015) 三篇新作重点分析了标符的特性, 并深入诠释了加标法则在生成语法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这不仅系统解决了合并后的语类如何获得标符这一根本性理论难题, 而且体现了标符理论及其加标法则的理论创新性和原则解释力, 这必然对句法理论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认为, Chomsky 的新作是对标符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与创新, 将对最简方案的持续完善以及句法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Chomsky; 标符理论; 加标法则; 原则解释力

On Chomsky's Label Theory and Its Principled Explanatory Force

LU Zhijun¹, HE Xiaowei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Chomsky's (2013, 2014, 2015) three theses mainly analyze the core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labels and further illustrate its application in the generative grammar study. These theses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solve the theoretical problem regarding how a merged category obtains its label, but exhibit the theoretical creativity and principled explanatory force of the Label Theory and the Labeling Algorithm, which will surely impos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yntactic theories.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se works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Labeling Theory and are of much theory-instructing significance to the Minimalist Program and its syntactic research.

Key words: Chomsky; Label Theory; Labeling Algorithm; principled explanatory force

1. 引言

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 Chomsky 1995, 2000, 2001, 2004, 2005, 2007, 2008) 经过整整二十年的发展和充实, 其理论研究不断趋于内在化、抽象化和原则化, 论著颇丰的理论研究文献也是生成语法学家们不懈追求解释充分性的具体成果体现。为了更系统地构建最简方案这个理论探索平台, Chomsky(2013) 发表了《投射问题》(“Problems of Projection”), 重新探讨了投射(标符)(label)^①的特

^① 本文使用宁春岩(2013)的标符(label)和加标(labeling)的术语翻译。Chomsky(2013)采用标符来替换“X-阶标理论”时期过于规定性的投射概念。虽然 Chomsky(2013, 2014) 这两篇力作都题为“投射问题”, 但是 Chomsky 实际讨论的是标符和加标问题。

性,提出了加标法则(Labeling Algorithm) ,并分析了句法对象(syntactic object) 的两种加标情形及其具体应用。Chomsky(2014) 发表的《投射问题: 续论》(“Problems of Projection: Extensions”) 则修正和完善了 Chomsky(2013) 的标符理论和加标操作方式。Chomsky(2014: 3) 指出,生成语法事业一直致力于追求强式最简命题(Strong Minimalist Thesis) ②,已经实现了对标符、位移、合成性和语序这些核心句法特性的深入分析和合理解释。Chomsky(2013, 2014) 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 合并所产生的语类是如何合法获得标符的。Chomsky(2015) 又发表了《某些有争议的核心句法概念》(“Some Core Contested Concepts”) ,该文回顾了生成语理论中存在争议的某些核心句法概念(如: 外在化、加标、合并) ,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澄清学界对这些句法概念的误读。

Chomsky 的这三篇新作旨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标符理论以及加标操作方式。本文在纵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生成语法有关标符概念的思想脉络,着重分析标符理论的合理性及其理论解释力,探讨加标法则现存的某些不完善之处以及所面临的某些挑战,以此呈现标符理论的研究现状。

2. 标符理论

Chomsky 的标符概念由来已久,它并不是生成语法的新术语或新概念。近六十年以来,生成语理论一直采用带标符的树形结构图,标符概念也随着生成语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

2.1 标符概念

在“词组结构语法”时期,Chomsky 基于词组结构法则(如: $XP \rightarrow YP X'$, $X' \rightarrow X ZP$) 提出了投射的概念: YP 是标志语, ZP 是补足语,而中心语 X 是决定整个投射 XP 的标符。“ X -阶标理论”则将 X -阶标扩展至更多的功能性语类(D 、 T 、 C 等) ,此时中心语 X 还是决定更高位投射的标符。基于投射的加标方式是一个句法对象形成过程的一部分,这不仅区分了最小投射(中心语) 和最大投射(词组) ,也解释了词组结构的向心性以及合成性。但是在“光杆词组结构”(Bare Phrase Structure) 理论时期,句法结构图不存在任何语类的标符,此前的加标方式不仅违背了强式最简命题,而且违背了包含性条件(Inclusiveness Condition,即不能在句法推导中引入任何新信息) 。由于投射只是一个理论内部(theory-internal) 概念,也无法在语言现象中直接观察到,Chomsky(2012: 4) 采用标符来替代投射概念。

2.2 最小搜索法则(Minimal Search Algorithm)

现在我们来了解最小搜索法则(Chomsky 2008) 提出的缘由。为了解读一个句法对象,狭义句法移交至感觉运动(sensorimotor) 界面和概念意向(conceptual-intentional) 界面时必须获得该句法对象的所有相关信息,而加标就是在感觉运动界面提供该信息的一种操作方式(Rizzi 2010) 。Chomsky(2007) 把合并(包括外合并和内合并) 进一步分解为联结(concatenation) 和加标这两个操作,如(1) 所示。

(1) a. 联结: $\text{联结}(\alpha, \beta) \rightarrow [\alpha, \beta]$;

b. 加标: $\text{加标}\{\alpha, \beta\} \rightarrow \{\alpha \{\alpha, \beta\}\}$

联结是选取两个句法对象而生成一个无序且没有标符的句法对象(1a) ,而加标为联结后的句法对象提供恰当的标符(1b) 。Chomsky(2008) 认为,标符是能够在句法对象内部进行操作的唯一探针,也是能够参与随后句法运算的唯一成分。为了深入分析标符的获得途径,Chomsky(2008) 提出最小搜索法则(2) 来识别一个句法对象的标符。

② 强式最简命题: 句法操作只局限于运算经济性,即: 最简单的合并操作以及最小运算原则的合理解读(Chomsky 1995) 。

(2) a. 在 $\{H, \alpha\}$ 中 H 是一个词项,也是其标符;

b. 如果 α 内合并到 β 形成 $\{\alpha, \beta\}$, 则 β 的标符就是 $\{\alpha, \beta\}$ 的标符。

(Chomsky 2008: 145)

在外合并的加标情形(2a)中,两个独立句法对象 H 和 α 外合并后,最小搜索法则在句法对象 $[H, \alpha]$ 内部探索到中心语 H , 并将之作为 $[H, \alpha]$ 的标符。在内合并(移位)的加标情形(2b)中: α 从 β 内部移出后内合并到 β , 形成新句法对象 $\{\beta, \alpha_i, t_i\}$, 最小搜索法则在该句法对象内部识别到移位后的 α , 然后 α 探测到最近距离的 β , 使整个结构获得标符 β 。最小搜索法则为合并后句法对象的加标方式指明了一条全新研究思路以及具体操作法则。然则 Gallego (2011)、Hornstein (2013) 和 Rizzi (2015) 等质疑, 最小搜索法则只能解释具有中心语的 $[H, \alpha]$ 情形, 却无法解释没有中心语的 $[XP, YP]$ 结构。Chomsky 也坦承, 最小搜索法则的“例外情形是 XP 和 YP 的外合并结构 $[XP, YP]$, 比如外论元 DP 合并至 $v^* P$ 上的情形”(2008: 160)。这也促使 Chomsky 需要对最小搜索法则(2)做出合理的修改。

2.3 加标法则

鉴于最小搜索法则的局限性, Chomsky (2013) 进一步提出了趋于完善的加标法则(3)。加标法则的优势在于该法则的抽象化与原则化特性(3a)以及加标的操作时点(timing)(3b)。加标法则(3a)把局域性(locality)条件缩减为最小搜索或相对极小性(relativity minimality), 新句法对象可以从成分统制范围内最近的中心语获得标符。加标法则(3b)则表明加标操作的具体时点发生在狭义句法某个语段推导完成之后, 以及该语段移交至概念意向界面之前。因为句法对象在界面的完整加标是概念意向界面的要求所在, 也是句法运算“完全诠释”(Full Interpretation)原则^③的要求所在(Rizzi 2015: 314)。

(3) 加标法则:

a. 合并所创建的语类从最近的中心语获得标符;

b. 加标只在界面进行。

加标法则包括两种基本加标情形: $[H, XP]$ 和 $[XP, YP]$ 。第一种加标情形(4)比较简单, 只有 H 是中心语, H 的层阶结构比 X 更接近 α , 加标法则直接选择 H 作为 α 的标符。 $[H, XP]$ 加标情形因为中心语 H 能够成为标符而体现了向心性。Rizzi (2015) 认为, “ X -杠标理论”时期的 $[_V V DP]$ $[_T VP]$ $[_C C TP]$ 等结构都属于这种加标情形。第二种加标情形(5)则比较复杂, XP 或 YP 都不是中心语, 中心语 H_1 和 H_2 跟 α 的距离是一样的, 此时加标法则的最小搜索会产生歧义。生成语法理论对 $[XP, YP]$ 结构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从“ X -标杆理论”到最简方案时期都规定 $[XP, YP]$ 结构的不合法性是违背了句法的向心性要求。Chomsky (2015: 12) 也批判了这种规定性要求, 认为接口要求促使了 $[XP, YP]$ 结构的不合法性。

(4) $[_\alpha [H [XP [X]]$

(5) $[_\alpha [_XP [H_1]]] [_YP [H_2]]]$

Chomsky (2013) 采用两种具体途径来消解 $[XP, YP]$ 加标的歧义现象。第一种消解途径是通过提升 XP 或 YP 来修改句法对象进行加标, 第二种消解途径则是将 $[XP, YP]$ 共享的显著特征作为其标符(Chomsky 2013: 43)。系动词结构(6a)的加标属于第一种消解途径。依据动态反对称(dynamic antisymmetry)原则^④, Moro (2000) 把系动词结构视为 $[BE + \text{小句}]$ 结构(6b)。小句结构

^③ 完全诠释原则: 感觉运动界面和概念意向界面的每个成分都有助于诠释。(Chomsky 1995: 194)

^④ 该原则表明, 结构 $[XP, YP]$ 中的句法对象具有局域不稳定性, 要求 XP 或 YP 进行突破对称(symmetry-breaking)的内合并(Moro 2000: 28)。

[XP, YP]中两个成分有一个必须得到提升: 如果 XP 得到提升, 则推导的结构含有两个 XP 拷贝, 由于加标法则无法探测到低位 XP 拷贝 β 获得 YP 的标符, 如(6c)所示。

- (6) a. Lightning is the cause of the fire.
b. [BE [lightning, the cause of the fire]] = [BE [XP, YP]]
c. XP BE { β XP, YP}

内嵌间接问句(7)的加标则属于第二种消解途径。内嵌问句的结构是 [XP, YP], 但 XP 不能得到提升,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标符呢? α 和 β 的最显著特征是它们共享的疑问特征 Q。该特征 Q 既是 C 的特征, 也是 α 的中心语。因此, 加标法则识别出这个共享的疑问特征 Q, 并以此作为 α 的标符 { Q XP, YP}。例(7)中结构 α 作为一种 Q-判别性结构(Q-criterion), 它能够产生判别性凝固(criterial freezing)^⑤现象。加标法则能够识别的是词项和特征, 或者只是特征, 这就类似于“探针-目标”关系中的特征一致操作方式(Chomsky 2013: 45)。Chomsky(2015: 13)指出, [XP, YP]的两种歧义消解途径使得该结构产生了两种基本句法现象: 提升现象和判别性凝固现象。

- (7) they wondered [α in which Texas city [β C [JFK was assassinated]]]
(Chomsky 2013: 45)

如上所述, 最小搜索法则只能解释 [H, XP]这种简单加标情形, 而加标法则通过两种歧义消解途径能够解释 [XP, YP]这种复杂加标情形。如下我们进一步阐明加标法则对不少句法现象的解释力。

2.4 加标法则的解释力

依据加标法则, Chomsky(2013, 2014)系统地解释了一些经典句法现象, 例如: 例外授格结构、中心语-中心语结构、EPP原则、ECP原则(Empty Category Principle)^⑥、标志语-中心语结构、判别性凝固现象和主谓结构等。我们这里简介加标法则对前四种句法现象的原则解释力。加标法则为例外授格结构(8)提供新的解释思路。所谓例外授格, 是因为不定式子句的主语 John 能够例外地被主句动词 consider 赋予宾格。John 从子句 [Spec, TP]的语迹位置提升至动词 consider 的表层宾语位置, 动词 consider 也同时提升至语段中心语 v^* 的位置。这种双重提升能够保留原有语序, 促使 α 获得标符 v^* 而得到解读, 解决了例外授格所涉及的标符问题。

- (8) they consider_k [α t_k John_i [to t_i be intelligent]] (Chomsky 2013: 47)

关于中心语-中心语结构, Chomsky(2013)认为该结构是句法推导第一步操作中, 词根 R 与功能性语类合并所形成的结构。Chomsky(2014: 5)进一步提出, 未标记词根 R (unspecified root, Borer 2013)本身无法成为标符, 因此它与语类标记 K 合并的 [R, K]结构只能获得标符 K, 而其它形式的 [H_1, H_2]结构则无法获得标符。Rizzi(2015)也赞同加标法则应该包括 [H_1, H_2]这种加标情形, 该加标情形只适用于一个未标记词根与一个功能性中心语(v, n, a 等)的合并情形(如: [n book + n])。此时, 加标法则只能选择中心语 H_2 作为 α 的标符 { H_2 H_1, H_2 }。

标符理论的一个理论创新是为 EPP 和 ECP 原则提供合理的统一分析, 这两种原则兼具句法相

^⑤ 判别性凝固原则: 能够满足判别性结构特征的句法成分被凝固在该位置上(Rizzi 2010: 19)。依据该原则, which book 在(ib)中被凝固在判别性结构 α , 从而无法再次提升至结构 β (ic):

- (i) a. John wonders [Q [Bill read [which_Q book]]]
b. John wonders [α [which_Q book]] [Q [Bill read ____]]
c. * [β [which_Q book]] [Q [John wonders [α ____ Q [Bill read ____]]]

^⑥ EPP原则: 每个句子都必须有主语。
ECP原则: 语迹(拷贝)必须受到严格管辖。

似性和参数差异性。Chomsky(2014)提出,EPP和ECP原则的相似性在于它们都表现了主语的例外特性,即加标法则必须在[Spec,TP]位置探测到主语的存在;而语言间的参数差异性表现在不同语言T特征的强弱性。Chomsky指出,意大利语(空主语语言)的T具有强性一致(strong agreement)特征,本身能够为TP以及SPEC-TP加标,这违背了ECP原则;意大利语的SPEC-TP具有空的虚主语*pro*,能够获得标符,无需任何显性的虚主语,也违背了EPP原则。

Chomsky(2014)进一步提出,在EPP结构(9)中,T外合并形成T- β ,Tom本来处在[Spec,VP]位置(依据“VP内部主语假设”),然后从语迹位置提升到[Spec,TP]的主语位置。Tom与T进行了内合并, α 结构与C合并后形成了语段CP。T承袭了C的语段身份以及包括 φ 特征在内的所有特征。英语的T由于其弱性一致特征而无法成为标符。当移位至[Spec,TP]位置后,Tom能够就其共享的 φ 特征与T形成一致关系,此时 α 被加标而获得标符 $\langle \varphi, \mu \rangle$ 。

(9) [$_{\delta}$ C [$_{\alpha}$ Tom T [$_{\beta}$ t v^* ...]]] (“Tom read a book”) (Chomsky 2014: 7)

同理,依据Chomsky(2014),ECP结构(10)中的词根R外合并形成R- β ,John从不定式子句的宾语语迹位置提升至主句动词expect的宾语位置。John与R进行了内合并, α 结构与 v^* 合并后形成了语段 v^*P 。R继承了 v^* 的语段身份和 φ 等特征。R与T一样,都由于弱特征而无法成为标符。移位后的John能够就其共享的特征与R形成一致关系, α 依据一致性特征而获得标符 $\langle \varphi, \varphi \rangle$ 。在(9-10)中, β 都能够成功移交,保留了“语段不可渗透条件”的运算最简要求。如此,标符理论能够为ECP和EPP提供统一的分析,而且这种分析完全遵循了强式最简命题的要求。

(10) [$_{\delta}$ v^* [$_{\alpha}$ John [R [$_{\beta}$ t ...]]]] (“they expected John to win”) (Chomsky 2014: 7)

3. 标符理论的相关讨论

任何一种句法研究理论的提出、发展以及完善都需要一个不断更新历练的过程,标符理论亦是如此。

3.1 关于加标法则的不完善之处

学界对Chomsky标符理论的讨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Gallego(2011)提出,标符操作并不属于狭义句法的运算系统,它只是界面的一个具有定义特性(defining property)的句法定位器(anchor),能够让句法结构获得合法的界面解读。Chomsky(2013)也意识到加标操作的时点问题,据此修改了标符理论。Chomsky把加标视为基于界面的操作方式(3b),加标能够创建界面所能解读的句法对象,满足强式最简命题的要求。

Hornstein等(2013)认为,Chomsky(2013,2014)无法解释特殊疑问句中主语WH-词(11a)和宾语WH-词(12a)不对称性现象引起的加标问题。前者从[Spec, vP]移位至[Spec,TP],而后者则进一步移位至[Spec,CP],分别如(11b)和(12b)所示。Chomsky(2013)提出,T能够从C处承袭包括Q在内的所有特征,特征承袭后在原位留下了Q特征的拷贝以备加标等操作所用。如果依据加标法则,(11c,12c)中的TP都因为T和WH-词所共享的Q特征而被统一加标为QP。Hornstein等(2013)提出了新的分析思路。(11c)中T的Q拷贝与主语WH-词形成一致关系,结构TP被加标为QP;而(12c)中C的Q特征与宾语WH-词产生一致关系,结构CP被加标为QP,而提升的外论元“the boys”和T所共享的 φ 特征将所在词组加标为 φP 词组。Hornstein等虽然重新分析了主语WH-词和宾语WH-词的加标思路,但是Hornstein等和Chomsky都无法解释为什么(11a)禁止T-C移位,而(12a)的T-C移位则是强制性的。Chomsky(2013:43)假设,因为DP移位至[Spec,CP]之前C-T的关联性就已经构建了,所以特殊疑问句中只有T可以移位至C。然而,(11b)中T跟C的距离与WH-词跟C的距离是一样的,却无法进行T-C移位;(12b)中T跟C的距离要比WH-词跟C的

距离更近一些,却可以进行 T - C 移位。Hornstein 等(2013:3)认为,T - C 移位(甚至 V - T 移位)不应只局限于局域性,最好采用传统的最简方案理论,即语类和特征的选择共同决定何种成分可以移位。这也是加标法则对中心语移位需要进一步考量的一个句法现象。

- (11) a. Which boys (* did) eat the pizza?
 b. C [TP which boys_i [T [vP t_i [v [VP eat the pizza]]]]]
 c. C [Q1, u φ₁...] [QP [which boys] [T [Q2, u φ₂...] eat the pizza?]]
- (12) a. Which pizza * (did) the boys eat?
 b. [CP which pizza_i [C [TP t_i [T [vP t_i [vP you [v [VP eat t_i]]]]]]]]]
 c. [QP [which pizza] C [Q1, u φ₁...] [φP [the boys] T [Q2, u φ₂...]...]]

加标法则对外论元的解释也有待进一步改善。Chomsky(2013)提出,(13)中的外论元 EA 如果留在 [Spec, vP] vP 会形成 [XP, YP] 结构而无法获得标符。只有外论元从 vP 移位至 [Spec, TP] β 才能被加标为 v*。如果按照加标法则,当外论元移位至表层主语位置时,其与 T 共享的 φ 特征使得 TP 被加标为 φP,该结构无法参与进一步移位。同理 v* 也应该保留着 φ 特征,这样结构 β 会被错误加标为 φP,如此外论元 EA 无法从 vP 移位至表层主语位置。因此,基于特征拷贝的加标法则还难以合理解释外论元的移位现象。

- (13) T [β (EA) [v* [V IA]]] (Chomsky 2013: 44)

Chomsky(2013)还提及了语迹(拷贝)的加标问题。语迹不可见性就是“如果 [α, β] 中的 α 进行了内合并,则中心语 β 成为 [α_i [β, t_i]] 的中心语”(Chomsky 2008: 160)。由于 XP 的内合并会产生另外一个 [XP, YP] 结构,Chomsky(2013)规定内合并的语迹无法被加标法则所探测,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加标法则只能够作用于高位的 XP。如果承袭的特征也是拷贝的话,那么未被赋值的特征语迹为什么没有导致句法推导的崩溃? Chomsky 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解释,只是认为这些 φ 特征可能“被删除或者获得语音形式(如 West Flemish 语),从而隐形于下一个语段推导”(2013: 7)。Narita(2014)认为,语迹肯定要进入概念意向界面,可以解读为一个逻辑变量 x,这对概念意向界面解读和拼读都具有意义,例如算子 - 变量关系、约束和辖域的重构现象。既然加标法则可以将语迹应用到词项的特征,也就没有必要去规定语迹的不可见性了。如上所述的不完善之处表明,标符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下一节我们来了解基于形态特征的加标法则所面临的来自汉语语言的挑战。

3.2 汉语对加标法则解释力的挑战

这一小节我们以宁春岩(2010, 2013)为例来说明汉语语言对加标法则解释力的某些挑战。宁春岩(2010, 2013)主张,由于最简方案研究的是形态特征语言的句法现象,如何将最简句法应用到汉语这种无形态词法的语言应该成为最简句法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在宁春岩(2010)看来,Chomsky(2008)的最小搜索法则“还是延续了‘X - 阶标理论’的结构方法,用作标符的依旧是参与合并词项的形态词法范畴。这种方法显然无法应用到汉语这种没有形态词法的语言中去”(宁春岩 2010: 115)。加标法则的基本功能是在参与合并的两个对称句法对象中选取一个作为中心词来扩展为投射,将这种对称结构转换为非对称的层阶结构。“X - 阶标理论”的句法结构包含一个三层的层级结构: [XP Spec [X' [X complement]]] ,最简方案则将三层次的构建方式简化为二元合并方式。从结构形态上讲,加标和 X' 一样都在句子结构扩展过程中承担中间过渡的作用,只是这种中间过渡并不是让中心语扩展为最大投射,而是要保证合并能递归地进行下去。

宁春岩(2010)认为,最简方案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汉语的词汇分类特征问题。英语等语言中 V、N、P、A 等语类特征的识别往往依靠词项的词法形态。比如,英语 destroy 的词类范畴为 V,

destruction 的词类范畴为 N ,但是汉语相应的词语“毁灭”无法明确标记为 V 或者 N ,此时 Chomsky 的最小搜索法则就遇到难题了。由于“毁灭”与“城市”在词库中属于一个元组(tuple) ,它们能够参与合并。在合并时,“毁灭”除了词类特征以外 ,其他所有特征可以与“城市”的词项特征合并(14a) ,而合并后的词项特征 [V'] 成为标符(14b) ,句法推导能够继续下去。但是依据 Chomsky 的最小搜索法则 ,英语 destroy 与 the city 合并后的结构被加标为 [V] ,合并操作还可以继续进行(14c) 。而(14c) 的加标情形在相应的汉语结构(14b) 中是无法实现的。

- (14) a. [毁灭_[V'...] , 城市_[N...]]
 b. [毁灭_[V'...] [[毁灭_[V'...] , 城市_[N...]]
 c. [destroy_[V...] [[destroy_[V...] , the city_[N...]]

因此 ,宁春岩(2013) 提出了句法合并推导原则(15) ,该原则要求词项特征的集合里不存在 V'、V 和 N 这样的形态词类刻画 ,这样在不依赖词类范畴属性的情况下也能将合并维系下去。依据该原则 ,例句(16a) 存在四个可以参与合并的元组: John \cap teases、often \cap teases、teases \cap girl、the \cap girl。合并的每个层次都有顺序的序偶 ,依据探针 - 目标关系将词项特征集合的特征数量删减到零 ,促使推导成功。两个合并项中哪个词项可以作为标符只取决于该词项能否和更高层次的句法对象合并。加标的目的是“让尚未得到匹配的词项特征同可与其匹配的词项特征匹配 ,直到全部词项特征得到匹配”(宁春岩 2010: 115) ,从而对有形态词法的语言和没有形态词法的语言都具有可操作性。

- (15) a. 初始参与合并词项的语音向 PF 拼读。
 b. 用词项特征集合剔除语音内容、已实现匹配特征的、且能继续合并的特征加标。
 c. 仅当词项特征集合归零时 ,推导成功。(宁春岩 2013: 227)

- (16) a. John often teases the girl.
 b. [John teases [often teases [teases girl [the girl]]]]

序偶合并(宁春岩 2010) 、句法合并推导原则(宁春岩 2013) 等观点是对加标普遍操作的理论尝试 ,这对汉语语言的加标现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也“希望能够既对有形态词法的语言也对没有形态词法的语言具有同样的解释力 ,使合并这个唯一的句法操作具有更深刻的普遍语法意义、语言习得意义和生物语言学意义”(宁春岩 2010: 119) 。最后 ,我们来了解现有标符理论还难以解释的相关难题。

3.3 标符理论的相关难题

作为一种尚未完善的句法研究理论 ,标符理论还面临着不少目前难以解释清楚的句法难题。Chomsky(2013) 首先提到了词项的标符问题。如果词库中的词项充当了参与句法运算的原子 ,那么这些原子就无法具备{ X, Y} 形式。但是 ,如果词项本身的某种词项特征能够独立于词项而参与合并成为标符 ,那么句法运算的原子就应该是词项特征 ,而不是词项本身。然而“单个特征是无法脱离特征集合而独立参与移位的”(Chomsky 2013: 47) 。其次 ,代词、抽象名词、疑问词、限定词等词项也会产生加标问题。‘Tom smiled’ 中的代词可能是复杂的 D-pro 形式 ,它不能成为中心语 ,否则会被错误地加标为 S。‘food is delicious’ 中的名词也许是复杂的“n - 词根”形式 ,而且 n 的语类还需要名词、动词等成分来决定。Chomsky(2013: 46) 还提到 ,英语 what 在形态上相当于 it-that ,其中 it 是一个能够产生投射的弱化限定词 ,能够充当子句的标志语成分(如: I like [_α what you bought]); 英语的 who 却没有这种分解的形态 ,因此不能引导一个自由关系子句(如: * I like who you invited.)。但是其它语言的相应疑问词(如: Belfast 英语的 what that、西班牙语的 lo que、法语的 ce qui) 具有复杂的形态形式 ,这些词项的标符问题也亟待进一步的探索。

再次,Chomsky(2014: 11)提及了另外一个难题,即:中心语移位到底属于感觉运动接口还是狭义句法的操作。如果是前者,则中心语移位就有别于A-移位以及A'-移位,从而无法获得语义解读。如果是后者,则中心语移位就是连续循环进行的,如: $R \rightarrow v^* \rightarrow T \rightarrow C$ 。然则这三种移位之间有本质的区别。R-移位有可能归属于外在化操作, v^* -T移位并不具有句法普遍性的,可能会影响其他移位的特性,而T-C移位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具有不同特性(例11,12)。因此,中心语移位难题也会直接影响到移位后句法对象的加标问题。

Krivochen(2014)还提及了三种亟待解决的句法现象:非终端节点与非终端节点合并、中心语与中心语合并、以及副词与非终端节点合并。在第一种情况中(如:DP合并至V'或者DP合并至T'),加标法则无法就此给出原则性的解释,只能给出规定性的解释,即“让NP成为SPEC-TP的理由并不比让TP成为SPEC-NP的理由多”(Chomsky 2013: 42)。在第二种情况(如:动宾结构“like, it”)中,Chomsky是通过在it之上添加空的功能性成分D使得该结构符合法则(2a),然而这样的操作使得结构转变为[H, XP]结构了。在第三种情况中,副词或状语本身无法获得题元角色,也无法进行一致操作。附加至VP的副词(如:fortunately)或附加至vP的副词(如:consciously)本身都是终端节点的词项,合并(Adv, VP)产生的应该是一个包含VP的AdvP投射。因此,副词这样的附加语也使加标法则面临了难题。上述语法现象都有待加标法则的进一步完善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

4. 结语

生成语法研究旨在“利用自然语言的语料来研究人类认知系统的运作及大脑的奥秘”(何晓炜2004: 9)。由于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以及类型学挑战,最简方案近年来遭受了不少学者的误解与批评,质疑其并非真正的最简性。Chomsky(2013, 2014, 2015)回应了这些批评,并对这些误解做出了澄清。虽然还有不少与标符或加标有关的句法难题亟待标符理论的合理解释,生成语法学家们不会因为某些误解与批评而停止对最简思想的追求。Chomsky的三篇新作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科学假想、理论探索以及需要重新思索的研究课题,是对最简方案框架的又一重大贡献,把最简方案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理论指导高度,“为生成语法更好解决描述充分性与解释充分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何晓炜2000: 322)。最简方案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不断审视并删减那些过于规定性或者不够原则性的理论不足,从而不断加深我们对语言机能的认识与了解”(Gallego 2012: 10)。这三篇Chomsky新作正是这种探索精神的又一体现,Chomsky从“第三种因素原则”^⑦的两个方面(运算效率和接口条件)重新定义标符的句法特性并深入诠释标符理论及其加标法则的理论解释力,系统性解决了合并后的语类如何获得标符这一根本性理论难题,使得其标符理论能够遵循强式最简命题,这必然会对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Borer, H. *Taking Form: Structuring Sense Volume III*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3] Chomsky, N.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C] // Martin, R., Michaels, D. & J. Uriagereka.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m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⑦ Chomsky(2005: 6)提出人类个体语言的发展涉及如下三种因素:基因遗传、外部语料以及并非语言机能独有的原则(principles not specific to FL)。这第三种因素是独立于有机体的因素,对物种生长和进化等方面起着制约的作用。

- [4] Chomsky , N. Derivation by phase [C] // Kenstowicz , M.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ambridge , MA: MIT Press , 2001.
- [5] Chomsky , N.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C] // Belletti , A. *Structures and Beyond: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6] Chomsky , N.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 [J]. *Linguistic Inquiry* , 2005 , 36 (19) : 1 – 22.
- [7] Chomsky , N.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 [C] // Sauerland , U. & H. M. Gartner.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007.
- [8] Chomsky , N. On phases [C] // Otero , C. et al.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Cambridge , MA: MIT Press , 2008.
- [9] Chomsky , N. Foreword [C] // Gallego , Á. J. *Phases: Developing the Framework*.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012.
- [10] Chomsky , N. Problems of projection [J]. *Lingua* , 2013 , (130) : 33 – 49.
- [11] Chomsky , N. Problems of projection: extensions [C] // Di Domenico , E. , Hamann , C. & S. Matteini. *Structures , Strateg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14. 1 – 16.
- [12] Chomsky , N. Some core contested concepts [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 2015 , (44) : 91 – 104.
- [13] Gallego , Á. J. *Labels as Anchors* [Z]. Ms.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 2011.
- [14] Gallego , Á. J. Introduction: A framework of phases for linguistic theory [C] // Gallego , Á. J. *Phases: Developing the Framework*.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012.
- [15] Hornstein , N. , Seely , T. D. & V. Carstens. *Head Movement in Problems of Projection* [Z]. MS. Lingbuzz. <http://ling.auf.net/lingbuzz/001892> , 2013.
- [16] Krivochen , D. G. On Phrase Structure building How your theory of labeling gives away your theory of mind [Z]. ling.auf.net/lingbuzz/002026/current.pdf , 2014.
- [17] Moro , A. *Dynamic Antisymmetry* [M]. Cambridge , MA: MIT Press , 2000.
- [18] Narita , H. *Endocentric Structuring of Projection-free Syntax*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14.
- [19] Rizzi , L. On some properties of criterial freezing [C] // Panagiotidis , E. P. *The Complementizer Phrase: Subjects and Operato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17 – 32.
- [20] Rizzi , L. Cartography , criteria , and labeling [C] // Shlonsky , U.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Univeristy of Siena and Geneva , 2015.
- [21] 何晓炜. 最简方案新框架内的句法推导——Chomsky1999《语段推导》评述 [J]. *现代外语* , 2000 , (3) : 317 – 322.
- [22] 何晓炜. 核心功能语类与汉英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研究 [J]. *外国语* , 2004 , (5) : 2 – 10.
- [23] 宁春岩. 连续合并论 [J]. *现代外语* , 2010 , (2) : 111 – 120.
- [24] 宁春岩. MP 句法中的集合合并与序偶合并 [J]. *现代外语* , 2013 , (3) : 221 – 2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时间指称的句法研究”(13JJD740010)。

收稿日期: 2015 – 12 – 24

作者简介: 陆志军(1974 –) 男, 湖南新化人, 博士生, 讲师。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 形式句法学。

何晓炜(1958 –) 男, 陕西西安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 形式句法学。

语气词“啊”三分及其形式与功能

王珏¹ 毕燕娟²

(1.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030; 2.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海南大学, 海南海口 570208)

摘要: 鉴于已有研究对“啊”的形式描写与功能阐释都存在不足和严重分歧, 本文结合语料分析, 运用已经提出的形式依据和功能模式, 将“啊”一分为三: “啊₁”附着于述题亦即句末, “啊₂”附着于话题, “啊₃”附着于话题、述题的句法成分、逻辑成分和音乐成分。形式上, 三个“啊”所附对象的层次递降, 同现要素递减, 连用力与隐现自由度递降, 功能上所表主观性递减, 交互主观性递增。

关键词: 三个“啊”; 形式; 主观性; 交互主观性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Three Sub-categories of “a” (啊) in Mandarin Chinese

WANG Jue¹, BI Yanjuan²

(1.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2.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08,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s argu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ub-categories of the Mandarin Chinese modal particle “a”, namely, “a₁”, which is attached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a₂”, which is a topic marker occurring topic — finally, and “a₃”, which is placed after some constituents between the topic and comment. The paper shows that “a” can be treated as three different particles, depending on the constituents that it is appended to. A hierarchy of the three particles i. e. “a₁” > “a₂” > “a₃” is also proposed,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ir functional and formal features, such as the constituents they can be attached to, omission, subjectivity and mutual subjectivity etc.

Key words: three sub-categories of “a” (啊); forms; subjectivity; mutual subjectivity

1. 引言

研究语气词这种分布复杂、功能多样的词类, 尤其需要提出功能系统和功能模式两个假设。前者有助于确定宏观位置, 后者有助于具体刻画描写。关于语气词功能系统, 学界已经提出了 10 多个, 可分别纳入综合和二分功能系统。前者只承认句末语气词而不承认句中语气词, 后者将句中语气词从语气词里独立出来, 视为主位或话题标记子系统。综合功能系统给“啊”的功能定位有 15 种之多, 依次为: 1) 专用于感叹句的感叹语气词(黎锦熙 1924/2007: 260); 2) 表示言者相当紧张或兴奋(吕叔湘 1941/2002: 269); 3) 催促和论理语气词(王力 1944/1984: 216); 4) 表意和表情语气词(胡明扬 1981); 5) 陈述、疑问和感叹语气词(胡明扬 1988); 6) 态度或情感语气词(朱德熙 1982: 208); 7) 增加感情色彩的语气词(胡裕树 1995: 376); 8) 彰显语气, 标明口气, 完足句子(杜道流 2003); 9) 感叹语气词(贺阳 1992; 崔希亮 2003); 10) 感情语气词(邓思颖 2010); 11) 情态虚词: 表情态和篇章衔接(屈承熹 2006: 140); 12) 语气的下位范畴——口气(张斌 1987; 孙汝建 1998; 张云秋 2002; 范晓、张豫峰等 2003: 371-383; 刘丹青 2008: 476; 赵春利、石定栩 2011); 13) 加强语气